

初近家書
老未得法

真武
書法
集
真武
書法
集



幼近家學
老未得法

吳興棟自題
書法集



幼近家學
老未得法

作者：吳紫棟

策劃：林永聰

籌委：周偉光 葉麗施 周錫禧 龍艷桃 袁世強 羅月好
林永聰 陳佩芳 鄭和光 王建芬 吳紫棟 涂麗冰
傅英漢 梁仲勤

出版 / 製作 / 印刷：香港製版印刷及出版集團

地址：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B座6樓B1室

電話：2976 0289

傳真：2976 0292

電郵：hksagp@netvigator.com

2007年12月 初版

ISBN 978-962-86800-3-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幼近家
老未得法

具樂棟自製
書法集



香港
裝版
HKGD

目錄

作者簡介	封面內頁
莊杰鎮序 領略古法出新奇 —吳紫棟書法漫議	第 5 頁
自序	第 7 頁
家學淵源	第 9 頁
文：《吳魯法書搜尋錄》	第 11 頁
第一部分 生平舉要	第 11 頁
第二部分 搜尋之記	第 16 頁
第三部分 書法探索	第 31 頁
吳魯編年簡表	第 34 頁
圖：家學圖片資料	第 35 頁
藝術實踐	第 51 頁
文：《隨筆三篇》	第 53 頁
第一篇 曾從臺閣漸學步	
第二篇 走出書法的小天地	
第三篇 中鋒用筆	
圖：作者書法作品	第 55 頁
鳴謝 策劃 籌委	封底內頁

領略古法出新奇

吳紫棟書法漫議

幾千年來，中國書法史上曾湧現過許多著名書法家。他們的峨冠博帶，雖已零落成泥，但他們却以不朽的作品，成就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和自身在書法史上的千秋偉名。中國書法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萬千文人學子為之顛倒，為之痴狂，為之奉獻畢生的智慧。吳紫棟正是沿着王逸少、吳魯開啟的帖學^(註1)之路歷經艱苦漫長的苦旅，終於走過來的傑出書法家。

吳紫棟，祖籍錢塘，1940年生於福建晉江。工程師，史學家，書法家。1960年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上世紀七十年代後移居香港。先生為人正直謙遜，天份過人，勤學苦讀，學養深厚，感悟敏捷，學術研究成就非凡。現有《吳魯法書搜尋錄》和《吳紫棟書法集》合編問世。先生工書，尤擅草書。僅於草書即浸饋逾六十年。書風尊重傳統，觀照現代，迄於近年突破晉唐法則，形成瀟灑飄逸之個性，形古神逸，撼人心目。偶逢筆會臨池，常見觀者如牆，有求書者，與不擇人，隨手書寫，隨手贈人。除為本港商界撰寫招牌廣告外，諸多海內名勝古迹，佛寺道觀，宗祠學校，亦屢見其手書。

先生書法造詣，由來有自。其曾祖吳魯為晚清閩南最後一名狀元。著名學者，詩人和書法家。吳魯善榜書，精小楷，早著書名。士林譽為晉唐以來帖學之集大成者。紫棟自幼深受家學之浸潤和薰陶，深知帖學傳統是歷代傳世之大學問，立志發揚光大家族德望勳名，苦學楷書八法，演練筆法，墨法，字法和章法之技能。品味鍾王、歐顏、蘇黃、趙董諸帖學大師書法之精妙。領略古法出新奇^(註2)之真傳，在傳統技法與現代社會需求的磨合中，發展自身個性。

紫棟書法具有與眾不同的特點，其一，紫棟書法師於其先輩，但又與其先輩有異，紫棟沒有先輩科舉習氣的烙印，其書法比之先輩更為瀟灑縱橫，挺秀飄逸，也更為接近晉代鍾王書風的佳處和境界。其二，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書法幾瀕臨絕境；在1978年經濟熱潮推動下，中國書法走向復興和繁榮，但也存在嚴重偏差。當前，能夠在傳統基礎上創新的現代書家寥寥無幾。紫棟書法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充實主流書家隊伍，為儒林文苑提供了中國現代書法的範例和啟示。其三，紫棟既是傳統書家又是傳統文人。《吳魯法書搜尋錄》是歷經幾十年輯錄和思索的書法史話，記敘翔實，論述精闢，堪稱精絕無匹。其文化價值超過史學價值和書法價值，時下京滬不少有關論述書法史之文章，實不及《吳魯法書搜尋錄》之萬一。紫棟書法是傳統文人之書法，其書作特別富有深厚的人文精神素質。其書法史論著，是長期書法探索的積累和參悟，足令智愚傾心，婦孺可讀。

紫棟書法得吳魯真傳，風格介乎林散之、啟功之間。作為繼承發揚晉唐書風的書家，吳紫棟之為人為學為師與其曾祖吳魯肅堂寧無多讓也。

古語云：「伯牙操琴，鍾期聽之，人生得一知音足矣。」紫棟的周圍，有一批朝夕相處的知書者，知音者和知己者。紫棟的知音者遠比伯牙為勝。余與紫棟素有同遊同學同鄉之誼，言必傾心，面談之詞，洵為不美。綜觀其書，我敢一言斷之，紫棟書法既已鳴之於時，亦必傳之於後。

香港弄墨軒主莊杰鎮

2007年8月

註1 帖學指中國書法史上居主流地位的書法流派。已有一千三百年的歷史。

註2 見《鄭板橋學書心得》。

自序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我看過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中國歷代狀元錄》，書中有先曾祖父吳魯對聯一幅，前所未見，欣喜非常。但是關於吳魯生平著述等資料，作者則以“事迹不詳”概之。此後看過多種同類著作，也都未能得其詳。

《百哀詩》的正式出版，史家的崇高評價，說明吳魯是一位文章渾厚，氣節巍峨的傑出歷史人物。同時也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清末書法大家。但是對其記載和研究，除散見於史誌報刊外，對其生平成就進行全面探索，則幾近空白。這使我感到有必要寫一篇文章，詳備吳魯生平事迹資料，以供學界參考之用。

關於吳魯生平，民初其季子特科吳鍾善曾寫過一篇“清誥授資政大夫賜進士及第學部候補丞參翰林院修撰先考且園府君行述”，而御史江春霖則寫過一篇“清故進士及第資政大夫且園吳公墓誌銘”。兩篇文章都是關於吳魯生平之權威著作，以文言文寫成，語多概略。例如關於書法，吳文只寫“喜臨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多傳於世”。江文只寫“書法精絕名噪都下”。

近二十年來，我搜集吳魯遺迹有關資料，去年曾為晉江博物館“吳魯世家書畫展”撰寫序言。近來又以書法探索為側重點寫成《吳魯法書搜尋錄》一文，置於即將付印的書法集之前，以示家學之傳承關係。

因此本書的編次，就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家學淵源”，包括《吳魯法書搜尋錄》一文和吳魯遺墨，以及吳魯父子，祖孫三代墨迹。第二部分“藝術實踐”才是我本人的書法作品，屬於第四代。而書名則以“幼近家學老未得法”總括之。

讀者可從本書瞭解吳魯法書的源流。有意研究吳魯的學者也可以在本書找到一些綫索。

由於本人水平所限，又兼個人書法展覽在即，匆匆付印，錯漏在所難免，尚祈有識之士予以指正。

至於斯集之成書，實有賴諸多朋友的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他們的智慧，友誼，和對社會文化事業鍥而不捨的精神，令人十分欽佩。茲爰數言，以誌不忘之意。

莊杰鎮先生為本書作序，謹此致謝。

吳紫棟於守硯庵香江寓次
時二零零七年丁亥仲秋

家
語
子
物

原

吳魯法書搜尋錄

吳魯字肅堂，號且園(1845-1912)，晚號老遲，又號白華庵主。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狀元(1890)，晚清著名詩人、學者、書法家。

由於我對吳魯的尊敬，以及我對書法的濃厚興趣，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即開始搜尋散失在民間的吳魯法書和考察吳魯的遺迹以供研究之用。其間也閱讀過吳魯的著作，以及史誌對吳魯的評述和其他有關史料。綜而論之，吳魯是近代史上一位杰出人物，一位文名與書名並美的狀元，一位具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先器識後文藝，是評論書法的傳統。因此在探索吳魯法書的同時，首先要對其生平作一番研究。本書就是按這個順序分生平研究，搜尋經過和書法探索三部分來寫的。

第一部分 生平舉要

講述吳魯生平的文章，可以在晉江文史資料，晉江地方新誌，以及輯錄泉州名人的書籍中找到。偶爾也可以在清人筆記，和碑錄中找到線索。但記述最真實全面的，要算吳魯季子，光緒癸卯經濟特科吳鍾善的《守硯庵文集》卷一“清誥授資政大夫賜進士及第學部候補丞參翰林院修撰先考且園府君行述”(下簡稱“先考且園府君行述”)一文，全文五千字，以古文記敘體寫成。對其身世，經歷，著述以及傳世書法都有扼要的闡述，是關於吳魯生平的權威著作。在這篇著作中可以找到研究吳魯生平的線索，所以多被學術界所引用。沒有這篇傳記，對吳魯生平的研究就支離破碎無從入手。另一篇關於吳魯生平的文章是“清故進士及第資政大夫且園吳公墓志銘”，莆陽江春霖御史撰，是重要的參攷資料。

(一) 大器晚成，積學深厚

1845年，即道光二十五年，亦即鴉片戰爭後五年，吳魯出生在泉州城南，晉江縣治的一個小村莊。村名錢塘，相傳為明季浙人南遷，所以有“祖錢塘，籍晉水”的說法。

村在小平原中央，居民約三數百人，前有溪流經過，臨近東海之濱，後依晉南山，千畝良田環繞，土地肥沃，是稻米之鄉。吳氏族譜序言描述，“平疇萬頃、清溪一彎”，就是此地風光。

吳魯祖上三代都是平民，居處在狀元府後面一座普通的紅磚平房。這就是吳魯“支板為几”，讀書寫字的地方。

吳魯家境貧困，刻苦力學，為當時福建學政孫毓汶所奇賞，同治十二年拔貢進京，同治十三年朝考一等，授刑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充秋審處總辦。期間省親復遭父喪，數年後考取軍機章京，並充方略館纂修。至光緒十四年中順天舉人，十六年中狀

元前，共在京供職前後十八年。“先考且園府君行述”記載，其間結識四方名士，猶肆力於學，討論經史、時政、旁及金石篆刻，書法繪畫，窮理辨難以為樂，其書法也在此時聞名京師。吳魯中狀元時已經四十六歲。由於歲月漫長，所以積學極深，既博通經史，又通曉時事，眼界開闊，學以致用，深藏報國之心，常懷經世之志，是科舉出身之最傑出者。

科舉制度開始於唐代，曾經是世界上選拔人才的先進考試制度。隨著封建王朝的沒落，尤其至晚清時期，因為政治腐敗，科舉制度已極度不堪，在科舉出身的士人中，得確有一些只是略知八股，而全不懂時務的無用之才。科舉制度已經和社會需求脫節，不再能為國家培養所需人材。這比之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列強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現狀已經大大落後數百年。這些制度下的庸才，自然與吳魯不能同日而語。吳魯寫道：“縮印綬而不知經術，一刀筆吏耳。守丹鉛而不知時事，一書篋子耳。”

數年前，看到一本書名《天下第一策》的書，選登了吳魯的殿試卷。殿試卷也叫做“對策”，是回答皇帝的“策問”的意思。是科試題，是關於東北事務的，屬最易難倒考生的冷僻題目，但吳魯以其豐富的知識，對東北地理政治形勢瞭如指掌，文章層層展開，涉及茶稅邊防，強兵富國之道，都有透澈的分析，是一篇政策性很強的雄文。其才華也在庚子事變及推行新政時期中顯現出來。但是這種治國興邦的大器，在腐朽的吏治下，始終得不到重用。

吳魯宦海四十年，不事干謁，未補過一次實缺，所派的全部是學政、主考等臨時差事。這反而成就了其“六掌文衡”的榮譽。吳魯歷任陝西、雲南主考(兩科)，安徽、雲南(兩任)學政。清朝做過三任學政的只有三人，吳魯是其中一人，是有清一代著名學臣。吳魯屢次被派任學務與其操行廉潔，學識淵博、取士能革除積弊，一絲不苟，不無關係。

(二) 躬歷國難，詩稱信史

1900年發生庚子事變，及第二年簽訂辛丑條約，如此奇恥大辱，是對清王朝的致命打擊，也影響了清末的變革。是近代史重大事件，也是吳魯生平的最重要經歷。

當時，事變戰端一開，清廷就詔開軍務處，吳魯隨即被委任為軍務處總辦。未幾日天津即告失守，提督馬玉崑飛報軍情，吳魯出於抗敵禦侮的精神，在“代軍務大臣復馬玉崑書”裁答云，聯絡三軍，一鼓作氣，包抄聯軍，收復天津，保衛北京。(此信是代軍務大臣榮祿裁答，應還能在歷史檔案館查到)。但此時已事無可為，八國聯軍不久即攻入北京，慈禧光緒倉皇西逃，而吳魯則困處都城近七個月，至辛丑二月才離京赴西安。

這期間，吳魯以目睹八國聯軍侵華史實，及清廷大官之無能及武衛軍之不堪一擊，以十分憤慨的心情寫成著名的《百哀詩》，它是吳魯的春秋史筆。詩凡壹佰伍拾陸首，是庚子吟詠之最長最廣泛最深刻的一部詩。廈門大學莊為璣教授稱其詩可比美清初的

吳梅村，及清末的黃遵憲。史學家則稱其詩“無以匹敵”，“擲地作金石聲”，是庚子事變的“第一手史料”，“堪稱庚子信史”。

詩歌被稱為信史的極少，這是史家對該詩及作者的至高評價。詩中充分表達吳魯的愛國情懷及崇高的民族氣節，是吳魯一部傳世的不朽佳作。史家惜其鮮為人知。我曾查閱有關清詩的各種圖書，都沒有收入《百哀詩》。史家之惋惜是有根據的。

世變激發良知。以第一人身分躬歷國難，而留下千古傳誦的詩篇，由晚清上溯，只有文天祥。可見庚辛國難，在吳魯生平中是何等重要的一節。

（三）推行新政成效卓著

1901至1911年是清政府實行新政的時期。在一系列的改革中，學制的改革最為明顯而有成效。光緒三十年即1904年，清政府頒布“癸卯學制”（即“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年制訂）。使新學制的發展納入體制，有章可循，確認學制向資本主義體制轉型的路向。隨之而來，於1905年廢除科舉。1905年底成立學部，建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獨立管理體制，使學制管理走向近代化的新軌道。

吳魯參與和推動這次變革，主要事迹有二：

其一是1906年4月學部與政務處聯合會奏，建議“裁撤學政設提學使司統轄地方學務，歸督撫節制”。立即准奏。而1905年12月吳魯在雲南學政任上，具摺“請裁學政”，並略述振興學務四項措施，應該“統歸督撫經理方能確著成效”。這兩個奏章如出一轍。不過，吳魯早了五個月。（參閱《正氣研齋彙稿》及《守硯庵文集》）

其二是吳魯在吉林推行新學制的政績。1906年暮冬十一月吳魯從日本考察學制經鴨綠江回國，隨即出任吉林第一任提學使。當時我國的教育普及程度遠低於歐美及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全面推行新學制，至1905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已達到95.60%，而中國6500萬適齡學童及青年入學率平均僅2.5%，實處在非常落後的狀態，吉林情況又遠遠落後於內地省份。《守硯庵文集》之“先考且園府君行述”有一段描述：“學網浩博，百度待興，任事則無人，開辦則無款”，吳魯“乃先捐廉五千金以為之倡”，“由是泄沓之風為之一振”，於是學務迅速展開，並且卓有成效。吳魯把普及教育重點放在小學及師範，同時僅用數月時間就辦起方言、實業、法政、模範各種新學堂，並於越年辦起中學及女校。行政效率之高，真令人驚歎。

光緒三十三年，即1907年3月8日清政府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吳魯聞風而動，立即在吉林辦起女子學校，可見其對女子教育的期待。

這時吳魯的教育理念已經從為國取士轉移到國民教育，開啟民智，提高國民質素的現代理念。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正是這種清晰的普及教育的目標，吳魯自己編寫適合新制的普及教材，《兵學經學史學講義》，並每日輪履各校登堂演講，以二品大員身份和學生面對面，身體力行，勤勤懇懇，直接喚起社會對國民教育的關注。這在當時敷衍塞責，貪賄成風的官場，吳魯真是獨立特出。但是吳魯在推行新制時得罪了

地方劣勢力，終是不敵排擠，在他另一項捐廉主持的文廟工程尚未完成時便召回學部，中止了為之嘔心瀝血的教育事業。

吳魯這位衝風冒雪克盡職守的現代教育的先驅，其開風氣之先的功勳並不因此而湮滅。一個世紀之後，到吉林的游客，還能聽到這樣的介紹：“女子中學是吳魯辦的，文廟是吳魯和陳寶琛建的”。東北“七郡紳民，八旗族姓”敘述吳魯政績的德教碑或許已經不存。但是表彰先哲的口碑將繼續流傳下去。

(四) 吳魯著作的文史價值

吳魯著作等身，從不或斷。1891年赴陝西鄉試主考時，寄存北京寓所著作，散佚無存。現在所能見到的，絕大部分是1890年中狀元之後的著作。這些著作大抵分為詩詞及文章二部分，為數甚多。手稿一直藏在故居經歷五代，及七十餘年。

詩詞部分以寫於1900年庚子事變的《百哀詩》最為著名。它是庚子事變的重要史料，在詩的數量及反映史實的深廣方面，是庚子吟詠最好的一部。研究義和團運動史的金家瑞教授稱其詩“堪稱庚子信史”。這是對其詩史學價值的嚴肅肯定。北京古籍出版社九十年代初正式出版。

此外吳魯還有其他詩作，也多是一些憂心國事的作品。農曆七月廿一日，是吳魯生日，也是八國聯軍犯京的日子。《百哀詩》卷一“都城失守”，就是當日。此後幾年，其自壽詩，均以國難為題。

文章方面，因為沒有正式出版，較少為人知。這和吳魯季子吳鍾善逝世未能繼續整理工作有極大關係。現在所知的只有一部鉛印的吳魯遺著《正氣研齋彙稿》。這部文集收錄庚子前後的奏摺、論文以及詩詞題跋百餘篇。其中以甲午海戰後論及軍事國防文章以及新政期間關於推行教育新制文章為其重要內容，是研究近代軍事史及教育史有參考價值的史學著作。而題跋篇則為研究吳魯法書的重要依據。

此外，還有援古證今研究經史用以作新教材的著作如《宋五子粹言》，《讀王文成經濟集後》，《蒙學初編》及《兵事講義》等。還有《東征西遊日記》，《國恤恭紀》，《讀禮纂錄》等。這些著作手稿現在晉江博物館有效大量的收藏。

順便一提，吳鍾善與民初泉州著名文化人來往的詩文，泉州博物館有為數可觀的收藏。這是研究民初吾泉文史的珍貴資料。也為吳魯著作增加文化內涵。這一大批文物，是鍾善長子吳普霖冒著日機轟炸保護下來，並由其次子吳紫鈞於去年從菲律賓攜來捐贈給泉州博物館。在“吳魯世家書畫展”公開展出。

(五) 吳魯在書法史的地位

吳魯的楷書能兼有唐諸家之長，有率更之整，登善之寬，魯公之力。與有清一代名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若不論其點畫之精嚴，則筆力是其最大特點，其沉雄而俊拔之健康美，正是有賴於筆力之所傳達。

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有如是語：“大卷彌滿，體尚正方，非筆力雄健，不能

鎮壓。宜參學顏書，以撐柱之”。康氏以卑帖崇碑聞名，語多過實，頗多非議。但此語之精闢，竟能搔到“帖學”之癢處。本書收有吳魯“殿試卷”書法，一如其書，以初唐結構，存中唐筆意。晃晃如有“多寶塔”神彩。吳魯與康氏為同朝人，康以“維新”為倡，吳魯則致力於推行“新政”之實，政見自是南轅北轍。但以康氏此論加諸吳魯此帖，竟然銜合無間。常聞無巧不成書，信之。

觀書貴在能通。大凡善書者，必長諸家之法而自成面貌，故最忌“對號入座”，必多穿鑿附會，雖天花亂墜，不落要處。季羨林教授對東方文化有清晰的見解，他在論及天人合一論時道：“東方文化的基礎是綜合的思維模式，西方即是分析的思維模式，所謂“綜合”其核心是強調普遍聯繫，注重整體概念”。我們常說“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是傳統文化的核心，諸體各家都和他有內在聯繫，吳鍾善有如是論“登善出率更，而平原出登善”，正是聯系的思維。吳魯傳世墨迹及碑碣幸存頗多，綜觀其書，吳魯是一位同光時代的杰出書法家，是一位書法的集大成者，他的楷法超越前代直逼晉唐，把中國書法的正統帶入近代傳給後世。他在書法史上，應有一個承上啟下的地位。近代高僧弘一法師稱其書“能副其實，嚴肅端莊，可寶也”。演繹其書法，正可以矯正狂怪的時弊。

吳魯的時代，碑學之提倡甚熾，吳魯堅持帖學的主流文化。但是碑學的衝擊與時俱在，在吳魯的墨迹中，可以看出這種衝擊的痕迹，以及吳魯對其探索取意以求自我完善的蛛絲蟻迹。吳書之雄渾質樸，與此不無關係。這留待下文研究。

同時吳魯也是一位出色的書法評論家，其有關題跋皆精短而及於要義。只是這方面著墨不多而已。《正氣研齋彙稿》有一篇“跋大令十三行補臨本”，文中吳魯明確指出“魯公書深得晉意”，“以顏魯公書為二王門徑”的道理。是研究吳魯法書的重要文章。

清末有很多楷書碑刻傳世，這是清代書法繁榮的一個側面，在閩南古建築中所見猶多。吳魯的傳世石碑，以其中二方最具代表性，一是泉州東觀西臺(省文物保護單位)，“溫陵合族吳氏祠堂記”殘片一百四十八字；一是南安蔡淺故居建築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定之人類文化遺產，現為省文物保護單位，)祠堂門口的二塊石刻對聯各十七字，共三十四字。前者為五十五歲時所書，明顯麻姑仙壇筆意。後者寫於十年後之丁未年，即1907年，其時為吉林提學使，是吳魯晚年，已經是人書俱老，了無痕迹，再要對號入座，問其出於何碑何人，就更加難以回答。此碑是研究吳魯晚年書法的重要實証。九十年代初，我往考察，還保留完好。非常珍貴。此處僅門面之寬，係屬斷垣，宜加玻璃防罩，以抗風蝕。

近人論書，清代止於何紹基，民國止於沈尹默，現代則非郭老莫屬。工具書也多彙集資料而已。其實故紙堆外，別有洞天。書法史家，應該像考古家一樣，另闢蹊徑，有所發現，才會像史學家看到“鮮為人知”的吳魯《百哀詩》一樣驚歎和喜悅。

(六) “吳魯世家書法展”的意義

吳魯書法成名於北京，應是三四十歲間。莆陽江春霖御史稱其“書法精絕，名噪都下”，迄今一百三十年，流傳很廣，全國及東南亞陸續有所發現，僅就閩南語地區而言，包括福建、台灣、及新加坡、印尼等華僑聚居地數千萬人口中，吳魯是一位聲名卓著，家喻戶曉的狀元書法大家。現在打開網頁，就有許多閱讀資料。

去年“泉州博物館”及“晉江博物館”先後在十里之遙，三個月內，以各自的藏品分別舉行“吳魯世家書畫展”專題展覽，為博物館史前所未有的盛舉，也是泉州這座歷史古城所未見。這兩次活動，確認吳魯書法的歷史地位，並提出“吳書”新概念，為書法研究開闢新途徑。是吳魯法書流傳的里程碑，意義重大。所以社會反響極佳，參觀者除本地外，還有北京及外省等地以及東南亞華僑。他們包括有關政府部門負責人，社會知名人士，學術文代界，及各級學校師生。

至於一個以書法為主線的文化傳承，在一個家族中持續不斷超逾百年以上，是個罕見的社會現象。現代教育以學校為重點，無所不包。其過程叫做“教學”。“家學”則以一個有歷史淵源的文化環境，啟迪子弟自學的興趣，這叫做“熏陶”。是正規學校所不能取代的。吳魯法書的流傳，除社會層面外，家學是一條主要途徑，這在兩次展覽中已反映出來。

二十多年來，我用業餘時間去搜集及研究有關吳魯的事迹，並抄寫吳魯《百哀詩》。在學習吳魯法書的實踐中，我不斷思考有關問題，終於有了清晰的輪廓，可以進行筆錄。

第二部分 搜尋之記

我有意識搜尋吳魯法書，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其時書篋如洗，只有先慈於劫後拾回的吳魯四個硃字：“吉慶如意”。上鈐“安徽提督學政關防”官印，故知是寫於1891年視學安徽任上。旁有一聯，合成一堂，上聯有“美侖美奐”四字，下聯頓忘其文，上有吳魯名款，懸於房壁之上，先嚴吳儒霖護之以酸枝鏡框，我與之日夕相對至小學畢業時。六十年代中，聯被抄而失，失而不可復得，故四字硃書無吳魯名款。然而勝緣欣在，何幸之甚。

此後所得，雖曰吉光片羽，但搜尋過程中，則所見頗多，足以形成整體印象，使之能夠進行分析研究。其中墨迹有匾額、楹聯、屏條、立軸、橫披、碑版、墓志、木刻、手稿、書信、硃書吉語、泥金扇面，以及著作圖書、法帖、印存等。查詢範圍則循吳魯足跡，涉及晉江、泉州、閩南一帶，遠及北京、上海、陝西、安徽、雲南、貴州、吉林、寧波、舟山、台灣、日本，以及其他發現墨迹的東南亞地區，如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地。資料則從文字記載，主要為先祖著作、文史資料，報紙雜誌以至